

丁西林劇作全集

丁西林剧作全集

下

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季定洲

丁西林剧作全集（下）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（北京东四八条52号）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京安印刷厂印刷

字数349,000 开本850×1168毫米 $\frac{1}{16}$ 印张15 $\frac{3}{4}$ 插页2

1985年7月北京第1版 1985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（平）1—3,000册（精）1—1,110册

书号8069·583 定价（平）3.00元（精）4.15元

下 卷 说 明

本卷是歌舞剧、舞剧、译剧合集，共编入两个歌舞剧，两个舞剧，五个翻译剧，分别按创作、翻译年代编排。

古典歌舞剧《雷峰塔》作于一九五一年，一九五六年修改，未曾出版。

五幕十四场古典歌舞剧《胡凤莲与田玉川》作于一九五四年，一九五七年、一九六二年两次修订，未曾出版。

舞剧《牛郎织女》原载一九五九年四月《舞蹈》杂志。

舞剧、电影提纲《老鼠过街》作于一九六〇年六月，一九六八年八月修订，未曾出版。

《买圣诞礼物》（〔奥〕施尼茨勒著），原载于一九二四年二月《太平洋》第四卷第五号。

三幕剧《罗森堡夫妇》（〔英〕伊立克·派司、威廉·白兰德著），一九五五年九月作家出版社出版。

独幕话剧《十二镑钱的神情》（〔英〕杰·马·巴蕾著），载《剧本》月刊一九六二年八月号。

独幕话剧《上了锁的箱子》（〔英〕约翰·梅斯菲尔德著），载《剧本》月刊一九六三年五月号，收入本集的是修改本。

独幕话剧《一代天骄——拿破仑》（〔英〕萧伯纳著），译于一九六四年，修订于一九七一年，未曾出版。

目 录

雷峰塔.....	1
胡凤莲与田玉川.....	93
牛郎织女.....	161
老鼠过街.....	181
买圣诞礼物.....	201
罗森堡夫妇.....	215
十二镑钱的神情.....	311
上了锁的箱子.....	355
一代天骄——拿破仑	407

雷 峰 塔

(古 典 歌 舞 剧)

前 言

一九五一年正是提倡“戏改”的时期。那时中央文化部为了重视这项工作，曾经设立了一个戏改局。古典歌舞剧《雷峰塔》的初稿就是在这一年写成的。在剧本的前面，我附了一句话，当作前言，说明我写这个剧本的目的。现在我先把这句话抄写于后：

“这个剧本的目的是想在改革中国旧剧方面做一个试验，用：旧剧的风格（服装，台步，说白的语调，传统的象征等），

话剧的手法（用开幕闭幕的方法分场，尽量地利用对话发展剧情，加强组织结构，配合简单布景），

自由的乐曲（中国乐器，中国音乐，利用各种旧调，创造个别新调），

听得懂的歌词（白话来通俗文言），

创造一种新型的、进步的、但仍是民族形式的歌舞剧。”

显然，上面这个原始的前言所说的只是有关戏改的剧本舞台形式方面，而没有接触到所写剧本的内容：主题思想是什么？为什么选择雷峰塔神话故事？现在我想在这方面作一些补充说明。

自古以来，世界上就存在着各种民族，有大有小，各有自己的文化；对于人类的经济文化发展，以往都曾经有过大小、多多少少的各种贡献，今后也会继续作出贡献。这本是彰明较著的事实，但是，近两百年以来，西方的帝国主义者和殖

民主主义者利用他们一时的比较发达的经济势力和武装力量，就暴虐残酷地侵略、剥削、奴役有色人种，并且想尽各种恶毒方法来维持、巩固他们的统治地位。他们所采用的方法之一，是由他们的御用“学者”捏造出一种荒谬的人种优越论，说什么白色人种是一种优越的人种，有色人种是一种低级的人种，似乎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就是这样安排的：他用了上等材料创造了白色人种，用了次等材料创造了有色人种，因此世界上一切有色人种应该永远地由白色人种来统治。剧本《雷峰塔》是针对这种荒谬无耻的“学说”作一个戏剧形象的驳斥。剧本中的主角不但不属于上帝创造的人种，而竟是一条蛇，自己修炼成人；它既变成人，就有做人的平等权利，何况她还是“一个有用的妇人”。

雷峰塔神话故事有悠久的历史，是中国广大群众所喜爱的传统神话故事之一。但故事的内容是有演变的。故事中的白蛇并不是一开始就是现在群众所喜爱的那个“白娘娘”，而是一个害人吃人的妖精。后来，在明清两代的《雷峰塔传奇》和《义妖传》弹词中，才把她写成是为了了结夙缘，或是为了报答，才使用法术和许宣配成夫妇。近代的戏曲《白蛇传》，把《雷峰塔传奇》和《义妖传》中那些不必要的、不合理的、迷信的，甚至恶劣的情节删的删，改的改，而编成了各种优美的戏剧。剧本《雷峰塔》，根据上述的主题思想，又在《白蛇传》的基础上有所发展。总的说来，《白蛇传》主要的是写男女关系，即一个女人对丈夫如何恋爱、如何忠贞；《雷峰塔》主要的是写社会关系，即一个人如何热爱人类而愿意终身为他们服务。分开来说，剧本《雷峰塔》对剧中的四个主要人物（白素、许宣、法海、青儿）相应地作了如下的处理：

白素：一个思想崇高的女子，原是一条白蛇，“千年修炼成人形，为了爱人学作人，但愿长在人间住，不愿背人学神仙”。于是，“弃师傅，入红尘，西湖边，遇许宣，情投意合成婚姻”。五年之后，“镇江居民遭不幸，瘟疫广流行”，她“立志愿，救世人，毁家纾难，夫妇移居镇江城，施药传方无暇日，千百万人庆更生”。她和许宣的关系是：“夫妇恩爱世少有，融融泄泄度光阴”。当她“端阳节日遭毒手，饮了雄黄酒，醉梦中，显原形”……“丈夫一见”……“神魂离体”，她“风驰电掣，日夜兼程，千辛万苦来昆仑，盗取灵芝仙草，追回失散游魂，只为救夫情切，那怕投天罗地网，骨碎身粉！”。然而，她的希望不仅是“选一如意郎君，配为夫妇”，更重要的是生儿育女，留在人间。她对初生婴儿的感情是“把儿的手足按摩，口唇亲吻，爱的是儿是我的骨肉，儿是我的亲生”。她希望眼看他“慢慢长成”，看到他“学步学话，可怜可爱”，她要教他“学书学剑，能武能文”。可惜她的这些希望没有能完全实现，因为“儿生三朝，贺客盈门，家中客人，正吃汤饼，法海到来，白氏被擒，施展佛法，升起宝塔，将白氏镇压”。后来当她被救出宝塔时，她的儿子已“长成了堂堂一表”了。然而，当她一见她的儿子“生得如此英俊”时，她惊喜万状，即刻忘记了婴儿。最后，当她和青儿再相见时，青儿对她说：“娘娘，你受苦了，”她的答复是：“青儿，我心中好喜悦也。”她获得了最后胜利。

许宣：一个忠厚老实的至诚君子，“家住钱塘，世代开药铺为生。”初次在西湖游湖与白素相遇，他对这位长得美丽的娘子的印象是：“举止大方，性情温和，令人可敬，令人可爱。”他请求使他们能同乘一船避雨的老年船夫替他作媒，并

许下“事成之后，定要请公公开怀畅饮，一年四季，再奉献上等美酒，山珍海味，终身不忘”。经过金山寺水斗，在断桥再相会时，他在白素心上留下的印象是：“五年前，我两人也正是在此湖边相遇，茅亭中，避风雨，被轻薄弟子，欺侮调戏，承官人仗义，雇船借伞，体贴爱惜”。但是，他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。在断桥相会时，他自供：“恩爱夫妇被分离，幸喜今日重相会，娘子言，太伤悲，句句疼痛字字泪，一切的事，都只为，我优柔寡断，昏庸愚昧，全不想，平日里，我夫妇何等恩爱，却听信，出家人，挑拨是非。因此上，害娘子，跋涉奔波受冤屈，到如今，怀孕分娩无家归”。然而经过在断桥被妻子援救和谴责后，他彻底的觉悟了：“娘子待我情深，人非草木，岂能无动于衷，为夫一时昏聩，使娘子遭受冤屈，如今么，唉，汗颜无地！但愿娘子顾念前情，恕我罪过，为夫愿对天盟誓，从今以后，决不辜负”。最后，法海强迫他作帮凶，他勇敢、坚决地答复：“慢说兽具人形心叵测，我且问，人面兽心你恨不恨？宁在禅师杖下死，不能再作负义人！”于是法海用金钵罩盖妻子，他就奋不顾生，抢夺金钵，果然死于法海禅杖之下。

法海：一个相信种性不变的信徒，相信“兽有兽性，人有人性，兽具人形，居心叵测”。他对白素的态度是：“收服妖孽，讲什么毒手不毒手”，“老僧防患于未然，去恶务尽，必须将她永远幽禁”。然而这只是他的借口，他仇视白素，有更现实的一面，正如白素在盗仙草时向南极仙翁的徒弟鹿童、鹤童所作的控诉：“金山寺，有一个法海禅师，不能消灾降福，起死回生，和尚念经拜忏，百姓充耳不闻，冷落了大雄宝殿，羞辱了泥塑观音，老羞成怒，诬我为妖人，咆哮公堂，逼官府

将我拿问，官怕民变，不敢奉承，阴谋诡计，设下了害我的陷阱”。他借丹徒县官之手，用雄黄毒酒使白素显出原形，然后将许宣幽禁寺院，诱骗白素亲来寺院索夫，企图用青龙禅杖，风火蒲团武器擒拿白素；此计未成，又计划乘白素分娩之危，借许宣之手，强迫他用金钵收服结发之妻。许宣拒作帮凶，他就亲自动手，为了收服妖孽，顾不得亵渎他袈裟“清洁”，凶恶地从许宣手中，夺取金钵，罩盖一个无力抵抗也来不及抵抗的产妇，将她收服，镇压于雷峰塔下。

青儿：一个义侠的女子，意志坚强，憎爱分明。白素与许宣的结合是由她体贴娘娘的志愿，一力促成，因此对许宣的忘恩负义，格外伤心，对法海的欺侮迫害，也格外痛恨。法海用雄黄酒毒醉了娘娘，吓坏了许宣，她发誓：“法海法海，你这阴险恶毒罪该万死的秃驴，终有一日，教你死在我的宝剑之下！”她和娘娘一同来到金山寺寻找官人，看见庙门紧闭，四个粗大和尚，手执长枪，排列在门楼之上，她就对娘娘说：“娘娘，我看这一班害人的东西，留在世上无用，把他们一齐杀了吧！”她跟随娘娘逃回西湖，娘娘感慨地说：“青儿，不想法海秃驴，偏生与我作对，官人听信谗言，忍心将我抛弃”，她安慰娘娘说：“娘娘请放宽心，法海秃驴，丧天害理，官人忘恩负义，他两人狼狈为奸，罪该万死，待娘娘分娩后，再去问罪报仇便了”。娘娘说：“金山寺前小不忍，发水漫山，大错铸成，未能战胜法海，未能救出官人，徒然淹没了田中五谷，伤害了地上生灵”。又说：“错上不能再加错，一误不能有再误，那法海，他终有毁灭日，那官人，他岂能忘当初？”她说“你待官人如此恩爱，官人待你如此负心，象这样负义的男子，我……哼！——以德报德，以怨报怨，负我之人，决不宽

恕！”接着，许宣来到断桥，她一见之下，即拔出宝剑向他砍去，赖娘娘阻止，许宣方才得救。许宣悔过之后，问娘娘“作何打算？”娘娘回答：“雷峰塔院有一老妇，平日受我恩惠，想去依靠”。许宣说：“雷峰塔院荒凉破旧，怎可安身？还是寄居姐姐家中的好”。青儿的答复是：“塔院破旧，可以修补。渡船已经雇来，现在湖边等候”。娘娘看到这种情况，于是对许宣说：“我怀孕在身，不久就要分娩，待分娩之后，再作道理。只是官人么——恐塔院简陋，不堪居住”。一句话，青儿没有——至少暂时没有——妥协，是娘娘顾全大局，向青儿妥协，再作道理。法海逼着许宣来到塔院收服娘娘时，青儿没有在场，她是去到村前沽酒，款待贺客。娘娘被镇压之后，她“藏在深山廿五载，冤仇义愤填胸怀，练成剑工破金钵，为民除害金山来”。她杀死了法海，向空中遥祝：“娘娘，青儿今日已将法海正法，报了冤仇，破了金钵，即将前来，救你出塔！”最后，“钵破门开”，娘娘被她儿子部下的两个军曹从塔门救出，他的儿子许英，正酣睡在宝塔之旁，娘娘知道他是行军路过，“分明是手执干戈，身披铠甲，正专心壹志，为国效力，我若与他相见，岂不平白教他添一牵挂”，遂决心“还是不见他的为是”。她留下一封书信，不见而别。青儿赶来，她神秘地领她看了看她得意的儿子，一同离开了塔院。青儿问：“娘娘，那少年将军他是何人？”娘娘回答：“青儿，你来得正好，我们必须即刻离开此间，——你问那少年将军么？一路之上，我告诉于你”。我们可以想象，一路之上，她两人边谈边走，有泪有笑，何等愉快！

这就是剧本《雷峰塔》的主题思想和选择雷峰塔神话故事的理由。

第一部分

第一场……但愿长在人间住，不愿背人学神仙。……

第二场……怎不令人心往神驰。……

第三场……娘娘该时常出门玩耍玩耍啊。……

第四场……有情人自成眷属，何曾要，月老脚
上来把红线牵。……

第五场……怎么，你两位不是一家人么？……

第六场……这话你说过了。……

第二部分……五年之后

第七场……你真是一个聪明可爱的好人。……

第八场……带着脑袋，回见太爷。……

第九场……一定又是一个害人的好主意。……

第十场……这这这酒中有毒！……

第十一场……今日听了一番话，教我也想去做人。……

第十二场……让你丈夫再看看你那丑样。……

第十三场……又谁知，患难中，还要两地分离。……

第十四场……师傅把她饶恕了吧！……

第三部分……二十五年之后

第十五场……母亲，孩儿许英来了。……

第十六场……钵破门开，雷峰塔坏！……

第 一 场

——但愿长在人间住，不愿背人学神仙。——

时 间 历史上某一时代，某年某月某日的一个清晨。

地 点 某一修道名山，山上某一名洞，洞中一个庄严的法坛。

布 景 台的后面挂一帷幔，上面是一幅图案画，主要部分是一个红色太阳和一条彩色霓虹。帷幔前是一个讲道的法坛，一两尺高，八九尺见方。坛上前面放一案桌，系桌围。桌上放着几件道家法宝。案桌后，一把太师椅。坛下前面有八张方凳，分列两旁，凳上有布套红垫。两张小长方桌，盖桌单，分放在方凳后。

幕启，先奏吹打细乐，一会，四个道童，两男两女，先后成对从台右的走廊上场（左右以台为主，下仿此），手中分别捧下列道具：一个大葫芦，一个大杵钵，一架大天平，一只大水瓶。上场后，他们先走到台前，作一停顿，然后走到长方桌，放下手中道具，从台左走廊下场。经过一阵击鼓鸣钟的号召后，八个神仙（曹国舅、汉钟离、韩湘子、吕洞宾、蓝采和、何仙姑、张果老、李铁拐）从台的两廊上场，走到台前，彼此招呼，其中一两位说了一声“诸位师兄请了”，其余的回了一声“请了”。

李铁拐 （他是八仙中一个精灵鬼）诸位师兄，此次奉了师傅之命，一同前来，不知为了何事。此刻为时尚早，这老儿也许还在睡觉，难得今日天气晴和，你我何不先在此坛前游戏一番？

曹国舅 （他是一个贵族出身）（点首赞许，向其他同伴）这拐子说话，颇有见地。我想就让他作一领导，不知诸位师兄意下如何？

其他同伴 就请李兄领导，我等追随。

李铁拐 如此老李有偈了。（领导同伴歌舞，唱）

离家庭，弃人世，山中炼丹。

一无牵，二无挂，好不清闲。

不劳心，不劳力，好吃懒做。

赴仙筵，醉美酒，快活神仙！

〔李铁拐唱毕。众仙又合唱一遍。师傅慈惠道人，道冠道袍，手执拂尘，从台左走廊上场。

全体仙人 参见师傅！

慈惠道人 罢了。有劳诸位贤弟久候。

李铁拐 师傅，难得今日天气晴和，弟子等到此之后，见为时尚早，已大胆先在此坛前玩耍了一番，只怕惊扰了师傅的清梦了。

慈惠道人 为师每日黎明即起，那有如此疏懒，贤弟休要戏言。

汉钟离 （他是八仙中一个老粗）师傅将弟子等呼唤前来，不知为了何事？

慈惠道人 贤弟休要性急，随我进坛便知。（将徒弟引入法坛）两旁入坐。（登坛，坐到太师椅上）

徒弟 谢坐。（分别坐在方凳上）

慈惠道人 今日请诸位贤弟来此，不为别事，只因洞中门徒日众，功课日繁，为师一人综理内外。恐有失察之处，意欲在我门徒之中，选一高才，为我分掌贵职，平日率领群徒，学习技艺，久后倘领导有方，学业有成，即可传我衣钵。此事重大，故请诸位贤弟前来，一同计议。诸位贤弟可各抒所见，供我采纳。

张果老 （他有一些耳聋）（没有听清楚师傅的话，向坐在身旁的吕洞宾耳语）师傅说些什么？

吕洞宾 （他是一个促狭鬼）（先简单的重述了师傅的话，末尾说）师傅要你当他的徒弟。

慈惠道人 （向张果老）张贤弟，适才为师所言，你可曾听得明白？

张果老 （受了吕洞宾的耍骗）弟子已听明白。弟子承师看重，理应效劳，怎奈年迈耳聋，不堪当此重任。

慈惠道人 （先是觉得可笑，接着目责吕洞宾）吕贤弟有何高见？

吕洞宾 师傅天生慧眼，明察秋毫，门徒贤愚，均在师傅明鉴之中。师傅属意何人，定能胜任，弟子不才，怎敢放肆多言。

慈惠道人 （向李铁拐）李贤弟有何主见？

李铁拐 弟子不才，久愿为师分劳，怎奈众位师兄，一向看不起，因此不敢自荐。

慈惠道人 （向曹国舅）曹贤弟有何主见？

曹国舅 听师之言，莫非欲弟子等共推一人，担当此任？

慈惠道人 若能如此，岂不甚好？